

T 329/11236(12)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Mar 30 1954

尚書卷第十五

漢孔氏傳

唐孔祖達疏

明陳建齊學校會書後學江以達校刊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

為都故成王若乃使召公先相宅

遂以陳戒召誥無反相作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目謂老以作誥

MAK 30 1954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明福建提督學校僉事後學江以達校刊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傳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

為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

傳

相所居而卜之

遂以陳戒

○召詩照反相
息亮反下注同

作召誥

召誥

傳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

成王

至召誥。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爲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爲戒，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爲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爲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爲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

召誥

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作洛誥爲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爲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

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於已

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

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

考。鎬胡老反見賢。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太保三

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先息薦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傳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

三月丙午肫於肫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

邑相卜所居○肫芳尾反又普厥既得卜則經營傳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度

持洛反朝直送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傳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

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

召誥

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

○汭如肫惟

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

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

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

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

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

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

日丙午肫而月生明於肫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

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

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

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

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

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

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

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

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

召誥

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太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部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巳丑為望言巳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畧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筭術前五日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日已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至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

京告武王也。○傳朏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傳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

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
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
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
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
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
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
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
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
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
二十九年左傳發列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
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
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日乙

卯周公朝至于洛傳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

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傳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

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於乙卯三日用

召誥

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

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

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

為稷社稷共牢。共音恭。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傳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

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

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厥既命殷

庶庶殷丕作傳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傳諸侯公卿並

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

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又復扶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傳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

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疏若翼至若公。

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

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

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

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

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大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

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

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

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殷皆勸樂勸事而大作矣

召誥

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

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

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汭正義曰周公以

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

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

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

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

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

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

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

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

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

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

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

人神祭用太牢賤於天神法有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

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豕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

于高禘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正

召詰

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
 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
 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
 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
 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
 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
 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
 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
 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社亦名后土若然左傳云
 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
 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故傳言社稷無明說郊特牲
 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
 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
 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
 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
 邑亦從省文也。○禮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
 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
 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味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
 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
 三服者立文有詳畧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
 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
 役其意出於彼也賦歛謂賦功諸侯之功科其人夫
 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
 諸國之長故為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
 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禮諸
 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
 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
 乃並觀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
 觀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賜周公言旅
 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
 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觀王之入而賜周公言旅
 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以上於王無事故不見
 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
 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

書生流卷之五

禮文解

召諸

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
 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
 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
 鄭註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
 臣也寶王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
 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
 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
 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
 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
 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
 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
 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
 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賜周公是
 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
 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
 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傳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

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傳 歎皇天改

其天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尤

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傳 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

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傳 何其柰何不

憂敬之欲其行敬

傳 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

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

聽之其實拍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為言也乃曰嗚
 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太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
 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

召誥

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
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
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
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
謂改天子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太子
紂雖為天所太子無道尤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
諸侯故言天子雖大尤改之况已下乎釋詁云元首
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太子鄭云言首**天既遐終大**
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天子為之首耳

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傳**言天已遠終殷命
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傳**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
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

傳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

無良臣頑○瘰工**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
厥亡出執**傳**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

以哀號呼天告寬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

容所以窮音喻呼也號戶高反**嗚呼天亦哀于四**

方民其眷命用懋**傳**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

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疏天既至用懋○正

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

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

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

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

書卷之五

樂文

之時賢智者隱藏瘵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瘵從病類故言瘵病也鄭王皆以瘵為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夫猶人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

德相古先民有夏傳

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

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傳

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

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

有殷傳

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傳**言天道

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傳**墜其

王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傳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

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傳

冲子成王其考行古

人之德則善矣况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疏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

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

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

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

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

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

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

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

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

人之德則已善矣况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

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

也。傳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

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

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為向義

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

召誥

禹與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

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

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

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畧

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

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

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冲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

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苟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

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嗚呼有王雖小元

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傳召公歎曰有成王雖

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

音咸。誠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畧。傳王為政當不敢後

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畧。傳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

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若五咸

鳴呼至民。○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鳴呼今所有

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

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

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

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

○傳王為至道成。○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

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

士，必任之為先也。若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

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

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

立美道成美道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傳言王今

成，即今休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傳言王今

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直吏反，下為旦。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傳稱周

召誥。治致治皆同。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傳稱周

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

必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傳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

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傳用是

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疏

王來至今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傳稱周至為治。○正義曰：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

召誥

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為治至致治○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至此述周**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傳**召公之意也

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

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

協乃可一志。比毗志反徐扶節性惟日其邁傳和比

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今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今

力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傳**敬為所不可不敬之

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

戒王今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

臣時節其性命今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

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休已

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執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造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急慢也。傳敬為至命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今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今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我不可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召誥

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傳言王當視夏殷

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傳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

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

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傳夏

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

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

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傳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

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疏我若功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

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

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

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

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

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

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

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

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

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

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召誥

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

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勸王為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

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

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

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

厥命知其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

殷皆云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入

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

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

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

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

夫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

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

厥初生自貽哲命傳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

召誥

十五

召誥

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
為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季反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傳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

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

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傳天已知

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

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用小民

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傳亦當

召誥

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傳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

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傳王在德元

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疏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

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

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

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

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
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乂也今天觀人所為以
授之命其命者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
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乂也若不
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
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

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
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
子之位行在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則王道亦有光明也
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
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
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
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
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
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
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生也為政之
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
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
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
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
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
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

召誥

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
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
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
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
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為難也。傳言
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傳言
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
此文是也。傳勿用至秉常。正義曰勿用至秉常則
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
役欲其重民秉常也。傳亦當至慎罰。正義曰聖
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真犯罪之人亦當果
敢致罪之以刑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
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
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戮之道也。傳順行至之首。正義
曰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傳順行至之首。正義
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
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

書卷之三

召誥

卷之三

為首。傳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傳言當君臣勤

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

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求命。傳我欲王

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

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或作酬越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傳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

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傳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

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命。傳言我

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

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求

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上下至永命。正義

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

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

召誥

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
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
我小臣敢以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
共安受王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
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
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
受天多福也。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者不獨
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
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
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
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
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拜手
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寫
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
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
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
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

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
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
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
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離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
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
自上匹之。言我至永命。正義曰我非敢勤召
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
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
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
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
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下傳

召公先相宅

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

成王

使相息亮反注及下同

作洛誥

洛誥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疏

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於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畧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

洛誥

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勳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視予卜休吉是以得王言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鑄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巳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禮記卷之五

二

卷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傳周公盡禮致敬言我

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

而退老亦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傳如往也

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

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傳我

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

治治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

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

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

洛誥

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

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

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土中

故為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正義曰周公

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

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

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

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

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

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

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

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

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三則其

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

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正義曰如往釋詁文

乃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

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

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

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

至之治。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

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欲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眾說始卜定都之意我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傳**我使

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

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北也瀍直連反**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

近附近之近**及獻卜****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洛誥

耕反徐

敷耕反又甫**疏**予惟至獻卜。正義曰周公追述立耕反下同**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

日朝至於洛邑眾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

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

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

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

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

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傳**致政至之意。正義

曰下文總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

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

至洛眾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

書卷之五

五

五

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
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其趾
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
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
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
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
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
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
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
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
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
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
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

周匹休傳成王尊敬周公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洛誥

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

共貞傳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

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馬云當也公其以予萬

億年敬天之休傳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

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拜手稽首誨言傳成王盡

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忍反盡子疏王拜手至誨

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

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

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
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
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

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况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來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伴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作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各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傳成王至之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

洛誥

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畧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言王

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傳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

有善政事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傳今王

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

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曰記上音越一音人

實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傳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

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眾官躬

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少子慎其朋黨少

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

弗其絕**傳**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

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

之宜以初○燄音豔敘絕句馬讀厥若彝及撫事如

予惟以在周工**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

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俾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

洛誥

成裕汝未有辭**傳**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

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

之辭於後世嚮許亮反注**疏**周公至有辭正義曰王

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

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

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

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其命

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

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

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

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

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其初即教之乃

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眾官令王躬自化之使

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少子

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

江表

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言王至祀之。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駢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

洛誥

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己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傳今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傳惟天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

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畧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傳言朋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燄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古依法爲順

洛誥

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用我所爲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傳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特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爲有功在官者當以編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也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傳已乎汝惟童成王之辭也

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傳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

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傳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

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悔慢不可治理

疏公曰海。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是更復

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

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

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

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

人惟曰不奉上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

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上之天子民復

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悔慢不

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

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

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

洛誥

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

之也。○**傳**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訓獻也獻是奉

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

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

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

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

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

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

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

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

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

乃惟孺

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

傳我為政常若不

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

輔民之常而用之

○頌音班徐甫云反馬云汝乃是

猶也棗音匪又芳魁反

汝乃是

不憂乃時惟不永哉傳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

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武。農徐莫剛反又馬云勉也篤敘乃

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傳厚次敘汝正父之道

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傳汝

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

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

○被皮寄反疏乃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已居攝

又被美反疏之乃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已居攝

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

洛誥

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

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

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

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

汝君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

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為至用之。

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為政務在

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

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

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

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

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

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

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傳

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

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為

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為可長久

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農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

皆以為勉。傳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今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間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傳

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

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傳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

浩若

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切韻博毛反泰答天命和

恒四方民居師。傳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

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厚尊大

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

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傳言公明

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

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傳四方旁來為

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

言化治。馬鄭王皆音魚據反予冲子夙夜忠記。傳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

已無所能王若至愆祀。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

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

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

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

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

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

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

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

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

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

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為善順

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

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

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順天。正義曰文武受命功

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

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

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子分經為傳故探取下句以申

之。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

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

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

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傳厚尊至而行。正義

洛誥

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治於民也。○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傳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公之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

洛誥

周命公後傳

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

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

功傳

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直。○救亡婢反治。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傳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

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

○監工衙。誕保文武

受民亂為四輔。傳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

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王曰公予至四輔。○正義曰

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君公當留輔我

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

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
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
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
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
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倚公也。傳我小
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
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
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
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
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
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
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
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
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
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
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
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文武所倚公。
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倚之民

洛誥

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倚公也維者為
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
衆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
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
四維之。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傳公留以
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
咸敬樂公功。音洛。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
替刑四方其世享。傳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
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
之德。斁音亦。厭於豔反。傳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曰王又
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
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

洛誥

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傳**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

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傳**小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為

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傳**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

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

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傳**曰其當用是

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

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傳**

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

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周公至孚先

洛誥

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與而為言曰王
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
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
文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禮留我其事甚大
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小子今所以來相宅
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
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
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
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
居洛邑則我且以多眾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
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眾心為周家後
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為
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
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
以退為去以留為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為太
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
使為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
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為此

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
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
奉其道敘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今
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
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
至賢人○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
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
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常故連言典常言
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
賢人○言當至推先○正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
德雖舊有美政今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
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執訓為周家見恭敬
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
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
○曰其至成功○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
曰以起之○我且至推先○正義曰曰是周公之
名故自稱我且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
多子為眾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

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考朕昭子刑乃單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文祖德 俾來**毖殷** 乃命寧**傳** 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君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丁。單音丹馬。但反信也。 **子以秬鬯二卣曰明禋** 拜手稽首休享**傳**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

○秬音巨鬯勅亮反香酒也。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禮音因。 **予不**

洛誥

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傳** 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傳** 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為周

○遘工豆反厭於豔反注。同馬云厭飲也徐於廉反。 **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傳** 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

朕 考朕至懷德。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

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此時既太平
即以致拒黍鬯酒盛於二白罇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
明潔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
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
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
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
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使殷
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
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
我所至安之。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
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
王之德也予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
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已來居
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今我營此洛邑欲使居
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
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
也。傳周公至說之。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
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

洛誥

年致太平也釋草云拒黑黍釋器云白中罇也以黑
黍為酒煮鬯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拒
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
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註云禋
敬也是明禋為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
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
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
之周禮鬯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白者詩大雅江
漢及文侯之命皆言拒鬯一白告於文人則未祭實
之於白祭時實之於彝彼一白此二白者此一告文
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白耳此
經白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此辭故言曰也
○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
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
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
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
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
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

洛誥

必且見太平卽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爲明堂曰明
 禮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大皞之屬也旣告明
 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爲至爲周
 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悖典故言汝爲
 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邁遇也患疾
 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
 官諸侯凡爲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
 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爲周○傳
 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
 此教爲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
 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
 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
 長成爲周勸之
 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傳成王旣受周公誥遂
 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傳王在新邑馬孔絕
 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傳王在新邑馬孔絕
 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傳王在新邑馬孔絕

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

惟告周公其後傳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

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

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賓殺禋咸

格王入太室裸傳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

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鬯告神

傳王賓絕句

讀連咸格絕句太室馬云

廟中之夾室裸官喚反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傳

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傳

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

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巳下史所終述
 ○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
 平馬同鄭云文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
 戊辰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
 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
 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
 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辭牛一武
 駢牛一正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
 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為賓殺牲享祭文王武
 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
 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言其尊異周
 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
 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為周公後也
 摠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
 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成王至晦到○正義曰周
 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為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
 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

洛誥

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部五十六年三
 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
 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
 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
 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巳亥朔
 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魯
 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
 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曰即是夏之仲冬建子
 之月也言明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祭故曰烝
 邑巳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祭故曰烝
 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
 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
 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
 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
 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
 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為尊周
 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丞祭上厲歲文王駢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鬯室裸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文也其言裸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文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裸

洛誥

為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示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酌尸也禮酌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傳**王為至拜後○正義曰王為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丞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義曰自戊辰巳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安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巳下非是王與周公之

辭故辨之云
史所終述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洛誥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四

余天進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